

灰色的眼淚

妳又哭了，這次換我陪著妳，「會好的！」我這麼保證，之後，我不語……

走在騎樓下狹小的空間裡，路上人車匆匆，個個露出厭煩的神情，急著躲避這場暴雨。汽、機車的廢氣盤旋著，熏了滿天昏黑，綿延幾百公尺的工業區如蟠踞的惡龍，正以淋不滅的傲氣咆嘯著。

「下雨不好了嗎？」妳問。

會好的……

那是第一次與妳邂逅，而我也就這樣喜歡上妳了。

我也不知道我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妳，但我想，那應該是個寧靜的夜晚。那時，四周靜得只剩雨聲，我則是倚在床邊，聽著妳完美無瑕的合奏曲。為了能更貼近妳，我把窗戶開了一小縫，好讓妳的氣息能偶爾灑進屋裡，也灑進我心裡。媽媽曾說過：「雨天是最適合睡覺的天氣。」所以那晚，我應該也是這樣入睡的吧。

那晶瑩剔透的雨滴，則被我當作我們之間的信物。

漸漸地，我期待妳的到來，而妳的步伐總是很好辨認，每當天色忽然暗下來，就是妳來探看我了。我總是以滿心的歡喜相迎，妳也會伸出千萬隻手緊緊將我抱著。妳知道我需要什麼，所以妳在四周圈起一道白茫茫的界線，這世界頓時只剩我們倆，就和第一次一樣，靜靜地，我走到哪，妳就跟到哪。

那時我心裡想著：總有一天我會拋開一切，與妳緊緊相擁。隔著一把傘，我總看不清妳的臉，也不知道妳是否也在想著些什麼。我是多麼想毫無畏懼地任妳滲進我的心靈，洗盡我內心所有的憂愁及悲傷，最後留下的，是妳臨走前的那抹微笑，以及妳在我腳邊放滿了的珍珠。

隨著時間的推進，這一切期盼——雖然如今我還深深地相信它會實現——似乎成了遙不可及的幻想了……

這到底是誰的傑作呢？我在心裡低聲嘶吼著。那天晚上，躺在床上的我閉不上眼，而妳又輕敲我窗，這次，我卻遲疑了，妳還是當初那個妳嗎？我知道，妳的心永遠不會改變，但為何他們開始厭惡妳了呢？看著他們對妳——以及妳對他們——的所作所為，我啞口無言，到底是誰？他們做了什麼？

太多疑問不斷往我身上埋，我該從何理起？我忽然慌了頭緒，我又能做什麼來阻止已發生的事呢？我甚至還不知道這一切的前因後果！妳和我就這樣硬生生地被緊閉的窗口隔著，我想開啟它——這是多麼發自內心的渴望——但一聲斥責從腦中竄出告訴我不許，我只聽妳那清脆的夜曲竟化成瘖啞的啜泣，直到隔日清晨，發現我那濕了一枕的淚；發現迎接著我的，不再是妳燦爛無暇的笑，而是那灰白滄桑的倦容；發現留下的雨滴不再閃耀光芒，而是渾濁不清的。

這是我第一次見妳流淚。

我望著妳落寞離去的背影，我依然期待妳再次來臨，卻也懼怕著妳那時的模樣。我下定決心了，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翻了一堆又一堆的記憶，撿起一個又一個蛛絲馬跡，我嘗試拼湊。可愈接近真相，我卻愈不敢面對它，直到我堅強不住的淚又再次潰堤。為什麼？我一次次地問。他們怎能如此狠心？但作為他們的一份子，我卻無話可說。一頭是我幾世紀以來傳承的血液，另一頭是我心中的依賴，我站在之間，我茫然不知所措。

從此爾後，那句「我喜歡妳」成了我心中最說不出口的想法，那天在教室內，我瞥見了妳的腳步，喜悅參雜著悲傷湧上心頭，我又陷入兩股力量的拉扯中，我默默走出門好與妳相會。但是這屋簷，有如他們對妳無情的毀謗，將妳我隔於眼前的千里之外。我這時再也無法對其他人訴說我對妳的情感，他們總說妳不好，也訝異著我對妳的愛慕，彷彿我喜歡妳，是個天大的錯誤。

做為一個擁護者，我卻也束手無策。我不能光明正大地說出我的心意，只能在一旁默默聽他們說妳討厭，之後在心中留下一道傷痕，這道傷是被他們給劃的，被自己的淚給燙的，被妳不再光鮮亮麗的生命給撕裂的。

某天下午，我看著妳走來，卻像其他人那般舉起大把雨傘，我開始躲避妳了，也不明白自己的想法為何屈服在他們的勢力下。是這樣的嗎？我這生命是他們賜的。可我知道是他們傷害了妳啊！他們又怎能倒過頭來說是妳傷害了他們？

而我曾在心底許下的諾言，又該如何實現呢？

現今工業化的趨勢已成定局，許多國家為了追求經濟上的成長，紛紛成立工業區，而在過於快速的成長下，往往忽略了對環境造成的影響。古人愛雨，而有王維的「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」，也有陸游的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買杏花」。但到了現世，常聽有「惡雨侵襲」，卻又是如何而來？在人為的改變下，酸雨問題日益嚴重，突如其來的暴雨、以及因暴雨而生的洪水，也正逐步顛覆原本美好的大自然，然而這又是誰的錯了呢？

直到妳又黯然離去，我想起那時的約定，看著被妳洗刷過的天空，我再次許諾……

「會好的……」